

# 《孟母三迁》

## 主要角色

仇氏：老旦

孟轲：娃娃生

## 情节

战国时，名贤孟轲幼年丧父，孟母仇氏教育有方。孟轲十岁时，邻近屠户，孟轲亦效杀牛宰羊为戏。孟母恐共相习成性，故迁至荒村居住。孟轲日见乱冢荒丘，顿思亡父，终日悲感，孟母恐其颓然废志或抑郁成疾，又复择善邻而居。

## 根据《京剧汇编》第二十集：孙甫亭藏本整理

### 【第一场】

(仇氏上。)

仇氏	(引子)	玉洁冰清，抚孤儿，昼夜辛勤。
	(念)	岁寒松柏抱坚贞，茅舍竹篱伴此身。留待孤葵承雨露，不使冰操负初心。
	(白)	老身仇氏。先夫孟公宜，不幸中年亡故。留下一子名唤孟轲，年方十岁。只为家业萧条，纺织度日。居住在临街小巷，与那些屠户为邻。怎奈我那孟轲孩儿，不知务正，也学那屠牛宰马，教我放心不下。今日趁我纺织余暇，不免唤他出来教训一番。正是：
	(念)	欲培佳子弟，须种好心田。
	(唱)	恨苍天太无情月圆难久， 怅离群悲寂处蹙损眉头。 勤纺织改变了纤纤素手， 为孤儿荒学业日夜担忧。 访邻居常使我劳心费口， 看起来这长街不可停留。
	(白)	待我将姣儿唤出，教训一番。 孟轲哪里？
孟轲	(内白)	来了！
	(孟轲上。)	
孟轲	(唱)	过屠门只见些剔骨剜肉， 倒使我豪侠气陡上心头。 莫道我年幼小狠心辣手， 要宰那普天下无道的诸侯。
	(白)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仇氏	(白)	罢了。
孟轲	(白)	将孩儿唤将出来，有何训教？
仇氏	(白)	你每日在街巷与那些邻舍儿童，玩耍些什么？
孟轲	(白)	孩儿在外，不喜与那些儿童玩耍；最喜的是那些杀猪宰羊的营生。
仇氏	(白)	哎呀儿呀，你这小小的年纪，不学长进，怎么学起那杀猪宰羊的营生来了？
孟轲	(白)	母亲，岂不闻古人有云：“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孩儿学那宰割猪羊，就如同杀那乱臣贼子。想那些乱臣贼子，被孩儿杀尽，岂不痛哉！岂不快哉！
仇氏	(白)	哎呀儿呀，你不要满口乱道。听为娘教导于你。
	(唱)	叫孟轲我的儿听娘指授， 待为娘对吾儿细说从头： 儿的父遭不幸中年夭寿， 抛下了母子们苦度春秋； 为娘我勤纺织把光阴来度，

皆因是儿年小、家业空、盼只盼、数年之后、教子成名、好对我那孟氏坟丘。  
我的儿呀！

孟轲 (唱) 母亲教训儿谨受，  
走近膝前说从头：  
儿虽然年幼小心思浅陋，  
怎学那市井之徒无赖之尤！

仇氏 (唱) 有一辈圣贤空前绝后，  
待为娘学说古圣根由：  
仲尼少年陈俎豆，  
到后来率门徒宣道德列国周游；  
设教杏坛制礼定乐，  
讲易删诗述作春秋。  
儿若是效法那先师指授，  
立志勤学定把名留。

(白) 儿啊，你看那亘古以来，哪一个圣贤不从那少年经过。但是父母的教训，只许你读书养气，岂容学那市井之徒！况为娘盼子成人，教儿的心切；惟恐儿任气纵性，攻乎异端，不得正道，失没根基。为娘所教儿的言语，须要紧记心头。

孟轲 (白) 孩儿谨记在心。以往过错，望母亲恕过！

仇氏 (白) 为娘倒有个主意，你我母子何不迁移在城外乡村，离开这市井的繁华，以便儿明心养性，你看如何？

孟轲 (白) 孩儿遵命。

仇氏 (白) 好个孝顺的儿呀！

(唱) 为孤儿移性情循循善诱，  
远屠沽近庄农为善的关头。  
但愿你持正气与圣贤厮守，  
教为娘宽怀抱散虑消愁。

(仇氏、孟轲同下。)

### 【第二场】

常守文 (内白) 啊哈！  
(常守文上。)

常守文 (数板) 命苦身贫，命苦身贫，世人拿我不当人。只因我，衣不遮体，常常赤半身。饭不能饱，每日只能吃半顿。为度残生给人照应坟。可怜我，饥寒困苦常与鬼为邻，常与鬼为邻！

(白) 我常守文。就是这邹国人氏。祖居在这个村儿，给公卿大人们照管坟墓。因此人都叫我常守坟。只因我国和鲁国搭界，可恨那鲁国倚强欺弱，时常侵犯我国，因此我国不断的向百姓们征兵征赋，闹得全国“老者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了。就拿我们村儿说吧，人口萧条，住户减少。我要不是给公卿大夫们照管坟墓，早就被征去当兵啦。这且不言，我们村儿里，新由城里搬来个孟老太太，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孤儿寡母，很是清苦。最奇怪的是那个小孩子，每天愁眉泪眼，咳声叹气，自言自语，疯疯癫癫。那么点儿的小孩子，真仿佛个五十多岁的人那么多愁多虑的样子。还不如我这穷小子没心没肺，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哪！

(唱) 近日里村落中炊烟减少，  
人口稀住户少景况萧条。  
我虽然贫苦身褴褛衣帽，  
觉天宽与地阔并不心焦。  
看在这坟茔中不觉狂笑，

(常守文笑。)

常守文 (唱) 富与贵贫与贱一个土包。

孟轲 (内白) 走哇！

常守文 (白) 远远望见那个小孩来啦，待我听他说些什么！

(孟轲上。)

孟轲 (唱) 叹光阴如过客百年非久，  
朝复夕夕还朝日月轮流。  
青山绿水还依旧，  
一抔土也不知几历春秋。  
凄风苦雨残碑朽，  
野花闲花满月愁。  
问天不语空搔首，  
触目伤心不自由。  
悲从中来泪湿衣袖，泪湿衣袖、我那亡父啊！  
抛下了母子们寡侣失俦。

常守文 (白) 我说这小孩，你有什么症候吧？

孟轲 (白) 原来是坟少爷！

常守文 (白) 好说您哪。我问问你，你天天这么愁眉苦脸的，为了什么呀？

孟轲 (白) 老丈，你看蓬蒿遍野，古墓成堆。想人生在世，不过百年，无非如此。岂不令人伤心惨目，教我岂得不愁？

常守文 (白) 我问问你，您今年高寿啦？

孟轲 (白) 年方十岁。

常守文 (白) 您才十岁，就打这个算盘，多早晚您才愁的完哪！

孟轲 (白) 休得取笑。看前面青山隐隐，绿水迢迢，何不同去一观？

常守文 (白) 我还有事，不能奉陪。公子请便吧！

孟轲 (白) 如此说，少陪了。正是：  
(念) 贤愚千载知谁是，早晚蓬蒿共一丘。  
(白) 请。

(孟轲下。)

常守文 (白) 哎呀，只顾跟他瞎聊，我的晚饭还没准备出来哪。我得准备晚饭去！  
(常守文下。)

## 【第三场】

(仇氏、孟轲同上。)

仇氏 (唱) 荒郊外渺茫茫山明水秀，  
村落里人烟少风景清幽。  
为孤儿避繁华迁移未久，  
怎奈他双眉锁整日忧愁。

(白) 儿呀，你我母子迁移在这村庄以内，看那些风清月白，水秀山明，正好畅意开怀，涵养那中和之气。怎么你，不是学那些埋葬的仪节，就是学那吊祭的悲哀？我看你小小的年纪，是这样抑郁不舒，岂不堕落了英雄志气！难道说，这村庄居住，就不能悦性怡情了么？

孟轲 (白) 母亲所说言语，孩儿领会。岂不知这村居野处，悦性怡情；怎奈一见荒丘垒垒，古墓成堆，不由得痛彻心肺，想起去世的爹爹来了！

仇氏 (白) 儿待怎讲？

孟轲 (白) 想起去世的爹爹来了！

(仇氏、孟轲同哭。)

仇氏 (唱) 听我儿言悲惨壮心灰透，  
(三叫头) 亡父，孟轲，儿呀！  
(唱) 不由我肝肠断痛泪交流。  
娘本意避繁华为儿迁就，  
又谁知反惹起儿思父的念头。  
倘若是儿有个天长地久，  
教为娘怎对那孟氏坟丘！

(白) 儿呀，如此说来，在这村中居住，倒是为娘的不是了？

孟轲 (白) 孩儿怎敢说母亲的不是！

仇氏 (白) 也罢！你我母子仍旧迁回城内，寻一清幽所在，儿好上进读书，栽培志气，你道如何？

孟轲 (白) 孩儿遵命！

仇氏 (白) 如此甚好。来，来，来，随为娘把行囊家具收拾起来。

(唱) 母子们因择地东奔西走，  
避村居返城邑往复周流。  
盼我儿归正道把心机用透，  
择一处好邻居教子回头。

(白) 儿啊，随为娘来呀！

(仇氏、孟轲同下。)

(完)